



历史之河沸沸扬扬、浑浑
浊浊、轰轰烈烈……穿透
日蚀的白昼，穿透不夜的
黄昏……

李大葆 著

远钟

ECHO OF
CLOCK

襄地汉章文从
王多圣 主编

沈阳出版社

襄地汉文从

沈阳出版社

李大葆 著
Echo Of
Clock

远 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钟/李大葆著.—沈阳：沈阳出版社，2007.12
(襄地汉章文丛)

ISBN 978-7-5441-3471-2

I . 远… II . 李… III . 散文诗—中国—当代 IV .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3656 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110011)

印 刷 者：鞍山新民进电脑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46mm×210mm

印 张：54.875

字 数：1150 千字

印 数：1—1000 套

出版时间：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晓辉

封面设计：王学东

版式设计：王学东

责任校对：徐光雨

责任监印：杨 旭

ISBN 978-7-5441-3471-2

定 价：162.00 元（全九册）

序

韩朝华

书吧开业近一年了，我们一直在筹划出版一本书，以答谢社会各界朋友，并为书吧的成长做个纪念。原定当然是一本关于书吧的书，将书吧的理念、设计、收藏、博客、讲座、《书纸》、纪事、照片等整理出来，编辑进去。后因某些缘故，只得暂时搁置了。但是，做一件礼物送给读者，这个念头一直不曾释然。

正月二十六日上午，王明阳来书店找一本新书，张琪女士去书吧向郭明索字，笑鸣女士来电话说她正在探讨李大葆给李祝的一首诗，于是，有了诸多朋友在书吧的小聚，以及趁午的餐馆小酌。席间，不知怎的又一次谈及了大葆的《远钟》，说者侃侃然，听者欣然。

多少年前，我不知在哪一本杂志上看过大葆长篇散文诗《远钟》的片段，其中类似“勇士跌倒的一瞬，夕阳触礁，溅起汹涌的血潮……”的一些句子，让我有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远钟》在我们东北这个偏远的小城里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后来，一次与辽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阿多相聚时，谈起了《远钟》。这时《远钟》已经出版，并荣获了全国第二届满族文学奖。阿多说，他和作者是辽宁文学院的同学。随即，我与大葆有了初识，也才知道打造雄浑激越《远钟》的竟是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再后来，我与大葆成了党校同学。自然，我们之间的了解就多了起来。

2002年我任辽阳市新华书店经理时，书店已是一幢没有一本图书的空楼了，只留下140人及142万元债务。大葆陪我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企业起死回生的日子。在与辽宁北方图书配送中心实行网上订货、物流配送，解决了渠道问题后，我瞄准图书的高端空白市场，着手企业的品牌运作。为此，大葆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八次陪我去北京购回一大批文化内涵较深的图书。从而改变了书店图书

的结构，拓展了市场份额，提升了行业竞争力，重塑了企业形象，确立辽阳市新华书店地域市场的主导地位。大漠也成了辽阳市新华书店的第一位“资深读者”。

此刻，正是那个正月二十六日谈及《远钟》的席间，我内心刚刚平复不久的文化躁动又被唤起。《远钟》在文本的原创，人性的破译，历史的阐释，物外的超然等诸多方面，都与企业的战略使命、价值理念、品牌影响力相去不远。那么，为什么不把时尚的书吧和一个优秀的作品嫁接在一起呢？况且，这书吧、这作品，都是古城辽阳文化滋润的物产。以此纪念书吧的成长，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于是，我们愿意为依然充满生机的《远钟》再版而鼓掌！

2007年3月18日 于辽阳

目 录

序	韩朝华
远钟.....	001
赫图阿拉留言.....	068
我曾经在辽宁文学院就读（代后记）.....	072
《远钟》的意义 嵌永清.....	075

此境凸现，雄性辉煌如山。一个墨奇尔瓦纳传统像座王座高
而尚有话向世界不散，始得奇瓦纳结红色的忧伤，因而有题
题记：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肩起属于他们时代的
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重压下死于荒野。

——罗森堡

谎言于河岸旋舞，轻鸣泛滥着死亡的宣言。

冷雨提前着一语，雨落音依然。

史真人的本源深有独长。

历史之河沸沸扬扬浑浑浊浊轰轰烈烈……

穿透日食的白昼，穿透不夜的黄昏，经过层层叠叠的悬崖上的
跌落，经过无以计数的深谷中的奔突——平川于开拓中荡成沟壑，
磐石于冲撞中化为粉末，岁月之水万劫不衰，一任横流一任横流一
任横流……

生生灭灭的浪花、涡漩、泡沫，沉沉浮浮的泥沙、草屑、冰凌，
莫知来向，莫知去势，冷酷而雄壮。

大鼓涌大骚动的男性的放歌哟！

时光擦过如铁的岩岸，金属的碎响袅袅不散。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那一截苍凉得让人痛不欲生的河床；

那一处渐渐模糊了身影的渡口；

那一朵旋开旋灭旋灭旋开的浪花……

啊，独伫岸上，一部北中国的《创世纪》缓缓掀开滞重的扉

页——

明嘉靖三十八年 己未

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费阿拉。

安费扬古出生，后为五大臣之一，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

王果辖制“建州三卫”。

海西王台势强，管属千余里。

篝火跃动。

星斗闪烁。

神鼓叮咚。

祀歌悠长。

神杆缓缓升起崇高的肃穆。

注定是冰柱从屋檐下融成早春的时候，尽管寒潮依旧在草原上流浪。

雷鸣般的嘹唳，源自母性峡谷似的瞬间。男人曾在她羞红的梦中饮酒狩猎战争，在她渐渐隆起的旗袍里酿就一段圣洁而骄傲的情思。

以血以泪提炼乳汁。五月苦菜，十月高粱，喂大一个又一个部落的名字。严寒时也嫣然一笑、酷热时也嫣然一笑的长白山女人，悄悄指点夜空，让企望于繁星的隙间寻到自己。

大野无极，太空无极，人心坦阔得无一羁绊。

神圣的时刻诞生神圣，一个不容更移的结论已经做出。

明嘉靖三十九年 庚申

辽东大饥。

蒙古数万骑犯广宁，大掠。

马背上的年谱于马背上散佚。勇士跌倒的一瞬，夕阳触礁，溅起汹涌的血潮……

四季潺潺淙淙，那条河不再温驯，波涛扬起无数无名之魂的啸音。

史书里珍藏了什么？

一河血色。

业绩凸现，雄性辉煌如山。一个土著男人的传说东流无阻。

因而有谣曲盘桓不散，灿烂着夏夜赭红色的忧伤；因而有橙一样的落日定格不动，旷古的风在远祖的世纪里行吟。骨制的响板，敲击着情感的厚壁，衍生阵阵心底的颤音，昨天似乎冉冉再现。

流萤于河岸旋舞，蛙鸣泛滥着亢奋的宣言。

冷露浸润着一切，唯涛音依然。

女真人的夜晚深沉如井。

明嘉靖四十年 辛酉

二弟穆尔哈齐出生，后追封诚毅勇壮贝勒

何和里出生，后为五大臣之一，赐号栋鄂额附，授三等总兵官，追封三等勇勤公。

谁人凿开你封闭的睫毛？

瞳仁湿成滚滚爱河，浅笑把深秋的成熟绽放在唇边，经历无声无息走进一部账簿的封底。

你开始永远陌生，在无数个怀念积拢而来的时刻。

你的心之桦皮船，晾晒在灼人的沙滩。

追索你最后的日子，每扇门都张开探密的耳朵。你最后的日子是一段荡满涡漩的艳史。

河水照样流淌，月亮照样媚笑，关于你的演义将风靡桨声停息的码头……

明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

额亦都出生，后为五大臣之一，授一等总兵官，追封弘毅公。

王杲结土蛮掠东州、抚顺，诱杀明副总兵黑春，深入辽阳境内抢掠。

明以王之诰代吉澄巡抚辽东。

阳光耀动在痛苦的犁头，思绪的荒原上又一番点播咒语和格言的季节到了。

心室的秘藏浴着岁月的风烟，生命渐次松懈自信的发条。莫名的天神，在一声狂吼中亵渎了职责。

桀骜如期皈依，把长长的返程的脚印赊给浪漫的顿悟。困惑和贪婪被闪光的荆冠刺醒，无声的箴言迎回来归的狂妄。

居于上苍的主宰，执掌自然铁律的神也堕落了吗？

明嘉靖四十二年 癸亥 始习骑射。

王果掠辽东北境，王兀堂掠东境。

明以蒙古骑兵自墙子岭溃墙入犯，京师戒严。

明李成梁出任险山参将，议展宽甸等六堡。

总督蓟辽侍郎杨选以失事罪枭首示边，由刘焘代之职。

那一只男性手，虬萦着古拙的力量。苍凉在血泊中萌芽，情节畸型伸展。

截满胡须的双唇，钳一样咯断失却弹性的脐带。刚刚问世的女婴，便又一次完成母性的实验。

生与死的转换，成功得荒诞不经。

且用微笑做别名，用啼哭埋葬悲伤，用嫩红的手掌留下哲人的印鉴，用丑陋的难以开放的表情兑换远旅的护照。

忘却的童话又拜访记忆，于是老祖母在故事中鼓噪诞生……

明嘉靖四十三年 甲子

三弟舒尔哈齐出生，后追封和硕庄亲王。

费英东出生，后为五大臣之一，授三等总兵官，追封为直义公，

一等信勇公。

明以刘应节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太阳的热情骤然贫血，宇宙高地冰雪茫茫……

柔弱和苍白原是你真实的美丽，不消殒不皱型认认真真地完成一次过错。

冰太阳！

惊愕冷却在乳雾的散漫里，炽热的燃烧竟是又冰晶提供火种。你衬进混沌的背景，让思想的木槌去击响你偶然的假说。

昼和夜在值更的岗位上对望，你认不得他，他认不得你……

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

明以张西铭代刘应节。

蜕却装饰。

虚荣教化的养子，在地母的胸廓中安置冰凉的故事和古老的石头。

士兵一样跑步的风，检阅沮丧、失意、懊悔和一具具梦幻中的骷髅。

野菊花盛妆的十月，酿造了诱惑和满足；蜂蝶频频点头，无视末日。

风景线冉冉而起，眼睑将羞涩布满。

收敛裸体的集装箱和镶嵌玻璃窗的洞穴，均以凝滞不动，盟誓稍息在远方。

自卑和超越在婚床上媾和。

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

四弟雅尔哈齐出生，追封通达郡王。

明以魏学曾代张西铭。

是迷茫的黄昏，真正的黄昏。

006 熊的红舌在喘息中振颤，挟一团朦胧的影子扑向旅人无忌的探访。一幢一幢泥土垒成的墙，耸立成美国西部片中废弃的城堡。

暗淡的灯火从纸窗漫出孱弱的光晕，难以辨清单词的说笑随之抛散。伊?马?阿尔塔米拉诺的“蓝眼人”也许就是它的主人，出手的骨牌一次又一次谈论着劫获的艰辛。

强人出没的寓所。

浪女寄居的废城。

足尖轻轻点动地面，于是身子在风沙中悬空飞升。多少次，熊于梦中无法啃啮胆怯的自己，只好夺取了些许惊悸于谵语里……

隆庆元年 丁卯

明辽东总兵官于辽河冰合后移镇辽阳。

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强制吝啬的史书给予版面的情节啊！

驱不散肉的腐臭血的腥骚的故事啊！

让满腹经纶的学者嚼烂了舌头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论据啊！

视野里蝗灾一样栖满了关于械斗暗杀劫掠的传闻。

帝王的金印再不能稳定历史的平静。

这是一串失衡的日子。

隆庆二年 戊辰

母喜塔拉氏逝世。

明以险山参将李成梁为辽阳副总兵。

辽东城遗址

位于辽阳老城东北隅太子河河西岸。

辽东城名是东晋元年（317年）高句丽攻占

辽东，占领辽阳后改襄平名为

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亲统大军一举攻克辽东城，改其名为辽州。



北中国——

木轮车碾轧绵绵不息的岁月，屐痕交错。动地的歌哭久久哗然，信使的奔马放飞模制的敕书，欲望接二连三地破灭，机遇旋出继而旋灭……

北中国——

也许太多咆哮的河流、险峻的山谷，也许太多望而生畏的荒蛮、高深莫测的恐惧，也许太多粗野、怆冷、凄迷和沉重……

北中国——

在血痂淤结的日历里，寻找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一阵又一阵揶揄的狂笑中迷失了自己。就这样阳光涮白了一茬又一茬木栅，雨雪沤黑了一蓬又一蓬房草……

引颈翘望紫禁城越聚越重的脂粉，侧耳窥听金銮殿响至深夜的歌声，萎靡的太阳在女真人心中渐渐西沉……

隆庆三年 己巳

明以方逢时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岁月闪回。

清明雨洒不灭袅袅香烟，涟涟雨意纷扬在复仇的咒语里，女真人的清明雨凝重如铅……

祭案高高。

人影幻幻。

天籁萧萧。

亡魂从锋刃下重又站立，于遥远的沙场踏浪而归。供奉之烛，燃烧亲情，铮铮誓言想必被听与了。

瞬间即是永恒。

多焚一串纸钱，多寄一份情思，给那个混沌的世界。

淤血的剑刃能启开一扇窗吗？

蹄声迸火，心音碰撞，无形之手把太阳与月亮快速剪接。勇士和强盗，战乱和平，欢笑和眼泪……

一部莫名的教程散佚在女真人的部落里，无法阐明阳刚、雄风和豪情。

和谐。

共振。

长白山依旧素洁无瑕！

隆庆四年 庚午

蒙古黄台吉犯锦州大胜堡，击杀明辽东总兵官王治道。

明升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

明以李秋代方逢时，又以毛钢代李秋。

一片橙色空旷，荒原在暮风中泛滥无垠。

往日的葱郁渐渐远去，这是部落里最后一棵树了！

最后的一棵！

曾有柳冠荫庇一个家族的旺盛，春天的柳笛让孩子的唇边生长男子汉的髯须；老女人的“瞎话”伴随雀儿的叽喳终日不散……

粗干。虬枝。难以言明的意志的象征。

那时，神杆不倒！

如果不是刚刚散去的雷鸣，如果不是那团无法熄灭的天火，这最后一棵树毕竟还会是一棵像样的树。

粗干折了。

虬枝碎了。

风被丝丝缕缕划破，挽歌一样轻吟。

人心躁动……

落日悠悠……

隆庆五年 辛未

明以张学颜代毛钢。

土蛮犯辽东，李成梁大破之，斩首级 500 余。明帝宣布辽东捷音，升赏官将。

明封俺答为顺义王，许纳款贡市。

黑土地！

黑土地！

黑土地！

声声招魂。

呼唤宁静和热烈，呼唤圆满和升华，呼唤大豆一样金黄、高粱一样火红的果实，呼唤生命的丰腴和延续，呼唤黑土地所能给予的命运的祥和……

黑土地有一万种苦难就有一万种花朵梦着微笑。

黑土地本来就是一首情歌。

山随之晃动，树随之旋转，凄凄的呼唤中有私语喁喁泛远，祈愿烛照心房的一角。

夸父逐日般的倔强，精卫填海般的意志，呼唤走远了的魂灵，回来！

尽管湮没的宁静在急骤的蹄声里成为记忆。

隆庆六年 壬申

王果入市抚顺，不满明将所为，约诸部入犯。

雪之须髯在季节的唇边再次繁衍，时光的确是渐渐临近又一个更年期了……

喊一声万岁，在守岁的时刻！

红灯笼鲜艳如花，声声犬吠串联嘈杂的童音……

黑土地守护着自己的时钟，敲击之声从生命的树上坠落，夕阳的红果浆纷纷四溅。

明天，冰雪必然融化；

明天，岁月还将返老还童。

真的，规律如铁，神能奈何？

万历元年 癸酉

土蛮犯辽东，明死伤官兵 1114 人。

王果诱杀明备御裴承祖，李成梁谋讨之。

明总兵官李成梁以招还人口，升祖职一级。

用军帐注册的山地。

由箭簇萌成芳草的战场。

黑松林挺正而高耸，一如骄傲的头颅列成待命的军阵。

落雪纷纷，宇宙寂静得没有一声唏嘘。铅云凝重，冠树昂首长天。

士兵之魂不灭。生命以哔剥之火烘干潮湿的太阳。

鳞皮虬枝，切碎悟性的窥视。一部兵书半开半合，等待知音阅读盔甲闪闪烁烁的寒光、马队疾驰时如雨的汗滴。

黑松林，先祖立体的宗谱。

寒碜和威慑潮水般漫成一帧风景。山崩地裂般的关于生的宣言和死的呐喊，在又一度冬日的晶莹里统统凝结。幻想占领树与树之间所有的空间。

一切从死亡中复活。心音重又轰鸣，血管重又被汹涌的红流鼓胀，停止的脚步重又探问更为幽远的故事。寂静不再是死亡的特产，不再是无为的领地。寂静是围剿和追杀即将发生的标识。

大方无隅。

大音唏声。